

终于还是来了位于阳高县友宰镇境内的小龙门。与桑干之水对望的那一刻，历史云淡风轻。鸱鹰在山石间盘桓，如一个个黑色的精灵，鸣叫声刺破苍穹，空旷而悠远，忽一个俯冲，倏然钻进了安在岩缝间的巢穴里，再无踪影，远处，河水淙淙，人影交错。

小龙门： 山水里的文人心性



小龙门景区标志性的“象鼻洞”

山环水绕 人在画中

对于纯粹的自然景观，我向来并无太大兴趣，总觉得单调，也有些单薄，若是添些历史的点缀，山水便有了厚度和底蕴，感受到的自然是另一番心境了。文人喜欢流连于山水，一方面是自身孤寂情怀的渲泄，另一方面也是为澎湃的诗兴寻一片安放，欲向天地万物倾吐胸中块垒，如此，大好山河间岂能少得了两篇锦绣诗文！

小龙门对文人便有着这样的吸引。

“骇浪惊涛万马奔，居然气象是龙门。金鳞一跃云霞丽，石阙双开虎豹蹲。”这是清人黄文杰的四句诗，传神地写出了小龙门的动静之美，尤以“云霞丽、虎豹蹲”的画面对比，让这处景致在细腻中见粗犷，粗犷中透着细腻；再有，“两岸山摇还岳震，中流电掣更雷奔。”这两句出自清人郭庭槐之口，同样写出了小龙门山势雄壮、水流湍急的气势，特别是借“雷奔”二字，摹写桑干河水，其急如雷电、如奔马之烈，怕不是今人能想见的了。

循着两位古人吟诵小龙门的诗作，脑海中随即展开对这处景观的遐想，真是有山有水呵。清雍正版《阳高县志》刊印有“小龙门图”，说此处曾建有一座“龙门桥”，为解铭等人修筑，“凿石中流，上为舆梁，下穿三洞。嘉靖间，巡府侯铎题曰‘小龙门’。”想来，小龙门在历史上曾有石桥横跨，如长虹卧波，是别一种风貌啊。嘉靖年间，是大明中晚期，距现在已有五百年，解铭、侯铎何许人也，一时不得而知，但能在县志里留名，想必是于此地有过一番功绩吧。据说，那石桥毁于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，倒是又多了几分悲怆。

山以形胜。小龙门并不嵯峨的山峦，在桑干河水的衬托下，生出几分耐看来，也颇有些雄浑。深褐色的岩石堆叠在天地间，本来就显得突兀，而一处处褶皱，如行如仰如卧，让山石显得挤挤挨挨，大有腾空跃动之势，再加上几处危崖峭立，似乎整个山体要向流淌着的桑干河倾覆而来。放眼望去，一处山体形如拱门，初见以为天造地设，大有桂林“象鼻山”的神韵，传说就是当年解铭等人修筑的龙门桥尚存之石洞。湍急的桑干水流到石洞附近，水势顿然平缓，河面如镜，汇成一汪清潭，香蒲和芦苇丛生，水天一色，景致极佳，成了历史上不少修行之人的绝好选择。



山石夹峙中的洪门寺遗址

450年前的大明万历年间，一个叫“王继伦”的道士，踏破铁鞋四处寻觅修行的理想之地，最终与小龙门的山水相遇，便不愿离开了，决心在此修炼。

王继伦来到小龙门之前，一定曾流连于塞北不少地方的山水，那些山水各有各的神奇，有些或许还有大名气，但都没有留住他，他最后选择在小龙门驻足。在他看来，这里的山并不险峻，却在苍茫的天地间生出几分伟岸；水，亦无浩荡之势，可这条名“桑干”的河流，确为塞北数一数二的大河，那就在此留下吧。修行之人，要有山水的陪伴，但自身心性的安宁最为



册田水库开闸

对于王继伦这样一个平凡的道士，《阳高县志》寥寥几句记载，仅保留了历史的一脉线索，但也掀起了小龙门的时代微波。

450年后，桑干河水早已消瘦，但洪门寺及其它的遗址还在，并于陡峭的危崖间，隐隐站立着一个道士的形象。你能想见，王继伦面对斜阳时，会深情地俯瞰蜿蜒流淌的桑干河，余晖洒在水上，如金箔片片，他心头或许会猛地想起家来，想起曾经的父母兄弟之乐。塞北有炊烟的村庄，何处是自己的家啊！风吹过，他瘦薄的身影落在小龙门深褐色的山岩上，定格出一个永久的苦修形象。

潜心修炼 一生无悔

要紧。王继伦或许面对小龙门这有形的山水发过感慨，说不定还有文字流于笔端，只是后人没有看见，消逝于历史深处的讯息，如眼前这流淌的桑干之水一样，既带走了天地间的精华，也无声地消殒着生命的气象。

王继伦没有自诩为文人，也不慕混迹官场的浮华，他是一个道士，修行是根本，寻寻觅觅间，要的就是在山水中涤荡自己一路走来的风尘，来一场与时间意义上的生命和空间意义上的生命的对悟。小龙门成全了他的这个心愿。450年前，想必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小龙门有个修炼的道士叫“王继伦”，甚至连小龙门这个地方也未必有多少人知晓吧。几百年后，来此寻访山水胜迹的人，皆直奔桑干河畔，与清凉的河水亲近，无暇留意一个道士曾有的过往，毕竟，他算不得什么名人，也没有关于小龙门耳熟能详的诗文，但他抛却尘世繁华，潜心修炼，这份执

着和坚韧，究竟令当代人喷舌，甚至望尘莫及。

王继伦，多好听的一个名字，蕴含着古代名士的风流和雅韵。中国人把对生命的美好期许，寄寓在一个或简洁或复杂的名字里，却张扬出了生命的个性。《阳高县志》记载，王继伦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于小龙门修行的，并在桑干河畔的山崖上开凿石窟，后人又陆续建起了佛殿、玉皇阁、关帝庙等，伴着桑干河的柔波细浪，这些建筑在河两岸的山崖上凌空矗立。当王继伦打定主意要在此修行时，他时间意义上的生命似乎就此平淡无奇，而空间意义上的生命则开始拓展了。那时的王继伦，要把在小龙门修行作为一生的打算，但他究竟在此停驻了多少年，却没有见到史书里留下记载。

在历史的宏大长流里，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寻一处安放。

岁月更迭 往事如烟

王继伦逝去几百年后，我和友人来到小龙门。时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，桑干河早不见当年的奔腾喧响，但因为此处曾有道士苦修，让我觉得山水间依旧存留着他们的气息。

我们来时，恰逢初夏时节，桑干河两岸，一簇簇狼毒花开得正艳，花朵星星点点，白的如雪，粉的似霞，伴着桑干河上册田水库开闸注水的雷鸣声响，绽放出一份旷野的粗犷与柔情，也绽放着塞北大地生命的蓬勃。驻足桑干河畔，依稀之间，我感到了黄文杰笔下“骇浪惊涛万马奔，居然气象是龙门”的诗境，但却找不回王继伦当年在此修行的那份静谧了，只有他们开凿的石洞还挂在河边的崖壁上。

游人们一拨一拨到来，皆聚在小龙门的“象鼻山”下嬉水游玩，有的人攀到山崖上的石洞里一探究竟，似乎在寻找当年那些苦修者留下的生命的气息。我没有进那石洞，我知道当年

的修行人已经不在，那道袍、那白须、那面对桑干河水的深邃目光，都已消逝于历史深处，再也寻不见了。历史就在那里，踏访者无非是想重拾记忆而已，但能重拾的毕竟不多。想来，450年前的记忆已然模糊，留下的只是一份遐想——想那曾经在此停驻过的生命，于几百载的岁月长河中只是匆匆而过，有谁还留意洪门寺遗址前的石碑上刻着王继伦的名字！

日升日落，王继伦当年一定和友人仰望着这些飞鸟而进出石洞吧，而且，他们一定采摘过艳丽的狼毒花，看花瓣在晚风中摇曳，看它们带着桑干河湿漉漉的水汽，年年谢了又开、开了又谢。一回头，象鼻状的石洞收纳着缕缕余晖，金光穿洞而过，照着桑干水，也照着王继伦，只是，他和山水早已物我两忘了……

文/图 许玮